

大阪毎日

平文

半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第五号

第二卷
第五期



大阪毎日新聞社
東京日日新聞社



迎 歲 辭

星移物換，一國開，這光榮的一九三九年已經臨到，也正是我們國民在事變中的第三個年頭。自維新以來七十餘年，其間，我國為保衛萬世一系，天壤無窮的國體，更爲使東亞和平得有磐石之安，而與外國對立進兵異域之舉，已其數次之多，在過去幾年中，雖期間最長之明治廿七八年，明治卅七八年兩戰役中，度過非常時下的新年均只一次，此次的中日事變，會逢易新實已兩次，事變的性質重大，可以想見，現在對於事變的結局如何，仍然是不容這視，必須更加奮勉更加努力。

但此決非對於大業前途的失明，懷着疑問，所以需要如此的長久時日，是因為事業的規模乃空前的偉大，尤其我們的目的是在於東亞和平的基礎，欲期今日的災禍不再發生，要成此大功當然需要較長的歲月。

已卯新春中神詠會的神題，業經上諭爲「朝陽映島，使我們事變下國民的新年，可以引起我們慶祝的，實在是無逾於此了，現在我們的六軍，在至尊的檢威之下，遠提千支在中國四百餘州縱橫馳驅，摧風沐雨冒着嚴寒酷暑，虛擄其重要地區的大部，我們全國戮力爲之後援，隨着我們國內的經營，也正在傾注着異常的努力，而將中國民族，由其家

間的暴虐之下，與赤化的魔手之中，予以拯救，這不外是出於欲謀中目的真正友愛提攜，與繁榮進步的不公合適的意向，現在吾種地區的後方宜速事之，已趨進步的進展，臨時，革新，要鞏固政府的基本，也漸漸鞏固，漢口，廣東兩地的治安維持會也組織成立，此外在華北地方，更有以正大社作中心的中日兩民族的大同團結和實現人民自治的反帝運動也將奮然而起，華北臨時政府前在成立週年之際，並舉行祝賀，行政委員長王克敏氏，同該處過去努力的事跡，首先安定人心，應該組織政體以定混亂，然後始可進行復興的大業，所以同人等舉其全力，向達成使命去邁進，繼續，東亞全局的安固，須自中日兩國的協力，而中國一切建設事業，尤賴友邦日本的指導援助，友邦政府出師定亂，並除積弊努力於謀新工作，其公明正大的舉止，才使中外得以安堵。

對於我國之具有真意的援助表示謝意，這種努力和感激，不能不說他實在是和平的基礎，親善的紐帶，所謂「光明自東」一如新春的朝陽先照臨東方的帝國，再及於西隣的友邦，其親愛融和之情，亦應息々相通，向和平的恢復共同特進，在發願吾古人尤祝盼希其努力不已也。

華文「大阪每日」第五期目錄

(封面) 節舞長空	名古屋市仲田光緒
(書首扉畫) 翠樓祝壽	白石、陳年
迎歲辭	主 幹
新春感想	中日諸家
論 評	
告中國國民書	有田八郎
經濟建設與我們的主張	同
中日經濟集團的基礎	栗本勇之助
完成東亞大陸門羅主義	神川亮松
國際前途危機未已	芦田 均
對華國論集	
英美對華借款	大塚社論
準備華北經濟的體制	大朝社論
記 述	
新興中國尚待努力	奧村信太郎
新春感言	呂 榮 寶
日本介紹	江 馬 芳
正月習俗的今昔觀	中山善三郎
名人家庭訪問記	松 井 彰
近衛文相總理	
婦女界	
貞應的母親會	
文 壇	
苦學詩壇	梁 象
昭君在中國詞裡的記叙	子 建
味之美	夏 孟
黃鶴樓	不 周
破 家	王 代
藝 苑	
華南中國電影的動盪	微 塵
友邦的富強成述	村上知行
梅蘭芳	凌香凌閣
捉放曹劇情討論	王仲明
小 說	
武俠 紫雲客傳	趙 鳴 岐
小說 慈善家的商具	陳 慎 言
社會 慈雲家的商具	
要 聞	
猶望東西	三 八
日本青年征服自然	三 九
美航界的活躍	四 〇
東亞唯一的關門大隧道	四 〇
雜 俎	
天鵬飛舞	傅 心 命
新春遊藝	木 村 光
日本的女性	木 谷 千 鶴
藝 壇	龍 崎 一
讀者之聲	龍 崎 一
讀者介紹	龍 崎 一
日本語文講座	龍 崎 一
編輯簡章	龍 崎 一

任憑慧姑喊破了喉嚨，金祥頭也不會回的一直衝過了那小徑，欹斜的脚步，露水濕透了襪角和衣襟，一路上悲痛的情緒哽塞着。

他昨夜入睡前的夢想都毀滅了，他這時候的苦痛甚於白雪如離去時的那憤恨，他甚或對這迢迢的歸來感到茫然了，一切的思索捶擊着他，一切的思索又撕纏着他恍惚自己站在與人間絕緣的孤獨者的立場上。

走進了家門的時候，祖母早已把早飯好了，地下的長方桌上盛着幾樣新鮮的菜蔬，又特別的煮了幾個雞蛋，靜靜的擺在那裡。

金祥爲這偉大的祖母的慈愛感動得說不出話來，祖母又替他勸着菜。

「孩子，你吃吧！城裡的飯菜就使能比這更適口，可是，這都是自家裡收產的自己吃着總覺得分外有一種滋味。」

「我吃呢！我最愛吃這些，你老人家也吃呀！」

飯桌上祖母邊吃邊談着，這幾年的生活是怎樣的多虧了一些鄉里的照拂，特別是何大媽怎樣的帮着種園子和料理辦事，末了又歸終談到了金祥的婚姻問題。

「孩子，你也是一年小二年大啦！並不是我要抱重孫子，那我又能得什麼孝敬男婚女嫁老人總覺得辦完了才像了一件心事似的，咱們家人又是這樣少，我的眼力又一天不如一天，縫縫連連，掃掃做做，哪裡不用人？反正這回你也不走啦！依我看找個合意的姑娘訂了就娶了吧！」

「祖母！我說不定過幾天還要走的。」

「呵？傻孩子，你還往哪兒走？哪兒有你的家和親人？可別再鬧啦！我已經是土沒頭頂的人，說不定幾時也就快死啦！我活一天喘一天的氣，你就好好的聽我說在我身邊過一天，我死了你再隨便東走或是西逃吧！」

金祥沒有勇氣再申辯，他知道祖母這些年都是爲着他才守着清苦的日子，他不能使老年人再過於傷心，良心的責苛使他噤住了口，默默地往嘴裡送着飯。

苔岑詩壇

集星岡茶寮諸公惠詩賦

星岡夜色在清尊 主客圍成一室溫
世事英雄身漸老 我懷石鏡口難言
樽前笑語修修好 頌信刑凡費並存
夢說書僑作詩手 與公同洗打奴痕

即席呈青崖詩老

詩壇老將酒 爾海姓名尊 譽滿瓊瑤古
遊人笑結溫 神光中有特 目擊瑣終存
何日將行卷 從君子細論

戊寅秋夜星岡茶寮雅集分韻得光字即呈青崖詩老同坐諸公

羅增一老氣靈光 勝集瓊瑤我任狂
揮犀花枝春醪暖 壓爐紫氣夜燈涼
寒潭拔木終知韻 止海抽薪會有方
漢野世輕文思歎 斯文未喪總堂堂

次和竹雨先生并呈榕園詩老

詩人使子爾無名 漸愧靈閣蓬士衡
今日賦君文字海 他時增地更尋盟

次韻泰和竹雨先生見贈

多君歌頌著奇勳 蓬閣原來我不文
牛馬共司司教育 詩壇復逐駢龜軍

次韻

飲血成魚鱗盡 宗臣猶創氣峰峰
由來不覺幾年抗 久矣精神泣戰征
聖旨所存如昨日 欽差之任抵長城
東歸有日龍騎騰 更竭明花益大航
奉勅歐西及會同 耗博極目氣何雄
誰知構想折衝節 網際千文擬定功
鶴影秋橫大雁月 清聲暮捲峭帆風
由來不覺幾年抗 都在華堂談笑中

星岡雅集呈同座

星岡雅集秋雲隔 桂杖來時日將夕
百尺峴陀一徑通 竹樹蒼蒼煙橫碧
指點雲山塔落難 廣明遙想綺羅席
詩工韻妙孰後先 諸子聲名各藉藉
已看好句散珠璣 更稱雲漢流泉石
博雅胡吟碎理端 豈要管弦酒主客
地卑管戶製秋聲 星宿橫輝耀華白
佳會難常入易老 及時行樂莫草草
懷袖之留物香 他年還憶此日好

次韻周南席上見贈二首

集韻文書事未窮 偶因假日共清風

碧雲吟罷玄纓解 紅樹生白鳥空
振首摩挲秋有味 驚風撼以柳垂同
多君為我魚溪樂 便憶雲山數嶺中
豈有南文疑此爾 讀將原集正秋風
修張好語詩猶續 神龍本心釋紙空
勝事難忘諸老繼 清談仍舊我曹同
祇應歌賦共行樂 願爾江濱俱夢中

星岡清集呈眾先生

遠人風度太公明 素向蓬公理地石
明龍雲心離活活 莫謂泉流在山清
廣時元要懷樂器 榮世暫堪懷福履
披香九州新政美 奉天聖主有蒼生

十月廿七日作

皇軍威武震天 百戰破碎蜀山川
樓閣雲湖長江水 直衝武漢三楚梁
敵軍既失金陵守 徐州廣州亦皆有
飲酒一髮髮危機 傾注全力障漢口
我將忠事我兵強 三軍勇氣戰龍當
城郭雖堅壁可碎 士卒雖多擊可傷
露凝研硯地相 衣履約帶沖天角
一鎮已陷二鎮崩 四十萬卒粉血肉
巴陵以西地險絕 曩時幾與向巴陵
嗚呼兩軍分明勝敗勢 長河抗戰果何計
無土其國屍其民 不如自如此一世
如何脫身使偷安 前途崎嶇無坦途
林松風聲撼嶺側 曠野山色接淚看



來打女人的昆戲，那末就會生男兒的迷信。因此從前在此日，竟在各處有演出互相打昆戲的趣事了。卯秋起源說是中國王莽時代，在稱為新時代的兩卯日，用於驅除厄而吊在腰身的木棍所傳下來的。亦有以卯秋充作打毬的棍子，而演打毬的玩戲，而稱為毬棍。由此原故此日稱三支毬棍而後者稱為三毬棍又名左義長（古者正月十五日舉行的驅逐魔的儀式）。後世又有做法中國放爆竹，揮三叉竹竿，躍以稻草吊上房梁子，把門松，注連繩，和初次寫的字紙，等物放在一起燒，若字紙之餘燼飛得高，即其寫法得以精進之兆而喜之。正月就以此十五日而告完。是故從此日為止特稱為「注連之內」。但是後世有稱為「二十天正月」，而吃鰻魚及米團子的也有。再對正月時的遊戲來說一說吧！正月時的遊戲特別有趣的，有中國古代傳來的毬棍。是以將毬全部打入至毬門的視為得勝之遊戲。但近世即在上述一條線，以毬棍人做毬界內為勝。然在江戶中期（二百年前），有將毬作車子以毬棍作機改造為波鼓的玩具。其他又有叫着破敵弓的小弓遊戲。從前是以名叫濟的輪掛在高處以射入輪中的上空的遊玩，但近來都是隨便做一個目標而射之。到了近世從中國經由長崎有輸入紙箭，雖在日本亦呈示大有可觀的發達。又有名叫抽寶的遊戲，是以長帶子纏繞東西，將其帶子纏繞為一束，以其帶子頭端人抽，而將其纏繞的束四，此為今日抽籤抓彩的起源了。

女子的玩具有毬球，拍毬等，但現在以拍毬兒的遊戲最流行。此拍毬板子是以前說的毬棍分化來的。最初用以打豆子除厄，後來以木連子粘上櫻兒，以板子向上而打的遊玩。由毬棍轉化來的證據，櫻兒板子畫上三毬棍

的圖就可證實了。

其他在室內的遊玩，即有双六（升官圖），賽曲牌（這上百人一首的歌之升官圖遊玩）。室外的遊戲，即有玩陀螺，穴一（胡投，投錢於地穴的小孩遊戲），捉迷藏等。又在此新春時候又有一種特別景象。那就是大路小路都是充滿着按門唱曲兒和賣技藝人們的和暢的唱調。有太太才藝兩人表演滑稽的英歲（如中國的雙黃）。有敲竹竿而彈三絃的女賣藝人。

又有福助與阿福夫婦的滑稽體態也很有趣。又有穿着名叫春駒的馬戲團而跳舞的小姑娘。又從西宮（地名在大阪神戶間）有傀儡師背着傀儡箱作傀儡戲給入聽的玩兒。又做傀儡的人們即稱為可羅馬。專訪歐武家（武士的家庭）。又有穿着白而粗的尾巴冠着黑面扮做和尚山白狐的戲兒。又有扮做喪子大黑福神兩人一起來幽談技的表演。尤以敲着鼓而具打扮

的怪奇形狀的乞巧來表演滑稽戲最能受小孩子們歡迎從伊勢（地名）出來



繪 光 新 村 木 戲 遊 春 新



味 之 美



在李笠翁所撰之名著「閒情偶寄」的飲饌部裡，頭一節就提到人類的口腹，是兩件很麻煩討厭的東西，人之一生，幾乎都為牠們犧牲了！他所說的話頗滑稽有趣，大意是講：「牠們看米，人身上的眼耳鼻四肢編制等皆不可少，獨有口腹却是儘可不必有而多餘的毒物。因為有口腹之累，人才忙於生計，為着爭生計，遂做出許多壞事來。總而言之，都是口腹需要食物的不好。我們想草木沒有嘴同肚子，一樣青青的生長，石頭土塊無須飲食，亦能永久存在，人為甚麼要生的特別，而非有口腹不可呢？退一步說，縱然人有了口腹，能如魚蝦祇是飲水，蠅蛆祇是吸露，需要非常簡單也還罷了。最不該的是人既有口腹，復多嗜慾，還要吃滋味美妙的食品，於是人們為滿足這慾望，終日忙碌，一費煩擾。所以李笠翁很怪造物主在當初造人的時候，似乎缺少這大周密的思慮，給人們留下了無窮的苦累。這極惡的，就如同一個為愛情所傷害的男子，乃捏想上帝昔日不應偷了男人一根肋骨而創造一個迷人的女性來，一樣的大可可笑到。談到口腹之慾，以中國人最為發達，故此中國人講究吃是世界上最著名，中國菜也當然做得非常之佳了。中國菜的製法有數千年的經驗，直到現在還不斷的精力考究，推陳出新，時有發明，常想把「味之美」從裡出來，使食客的感官流涎三尺。不但做前裡的師傅家庭的主婦，很代廚師的去惡索立製的設計，而且一班名人學士也有時注意到這飲食問題上去。如宋個大詩人蘇東坡也有「東坡肉」的傑作，那是利用文辭熱烈的火

力，而浸潤出豬肉裡的豐腴滋味。他寫詩道：「慢煮火，少清水，火候足時，雖白美！」就是指示蒸肉的法門。如美國人所愛吃的中國菜，叫作「炒麵餅」(Chop Suey)是清朝大臣治家李鴻章應美國時所特別，其實不過是一種豬肉，肝臟，雞肉，蔬菜等的雜拌菜，讓外人看熱鬧的意思，不能算精美的上品。又如清代的書家王坤，在他退隱的時候，居然設立一飯館，而自當主人，他所獨具的菜名曰「王大人菜」是以黃瓜，白梨，山查糕，三物切碎，加糖醋而拌成，別有風味。又如趙日負盛名的畫師張大千先生，他亦是喜歡烹調的，對於煎魚煮牛肉有自出心裁的絕法。若是家中來客，帶着吃飯，當他高興的工夫，就把長服脫掉，瀟灑的進廚房，代替庖人的位職，「試巧妙的手腕，這是很有風趣的傳說。中國人會施用種種的手法去提煉出菜餚的風味，煎，炸，燻，蒸，燻，燻，燻，各有不同；而菜餚的味兒，亦復互為參差，其結果欲要合季節的條件就成功了。據林語堂先生所說中國人以吃為快樂的享受，以吃為第二天性，以吃為信仰的宗教而論，是誇大點，可是亦不無理由。他又說中國人的吃與外國人的吃不同之處，是中國人注重頭路那菜咀嚼時所發生的愉快之感，和那調味所有的混合滋味，此就非中國人不能道出了。中國人常說一個好廚子是其備着「五味神」的，所謂「五味神」是個神秘的東西，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大約五味神也是近乎「維納斯」的一種美神，這也是東方精神文明的遺產吧？到底李笠翁是個懂得「味之美」的行家，他主張飲食之道，肉之美不如蔬之美，因為素的菜蔬，其味漸趨於自然。並且吃肥膩的肉食，容易生病，人由飲食太精，嗜慾過度而短壽的很多。反之，淡泊的素食適合衛生，俗說：「腸胃日出則長日人」真有至理，從現今科學家的研究，食物的重要功用是在補充我們體內精力的消耗，食物猶如爐中的煤炭一般，他燃燒，便能供給我們動作上的體溫與能力，所以選用食物應該注意牠的營養價值，精美的食品，不見得即有豐厚的滋養料；而粗澀寡味的東西，未嘗不含有很有益的營養素，假如中國人祇是推究味之美，對食物無正確的見解，那便使永墜於神祕的謬誤中，那樣僅僅巴結官能的享樂，恐怕亦不是屬於味美的舉動，而缺少智慧之光吧！

昭君在中國詩裡的記敘

于 建

「一團哀怨方堪憐，獨抱琵琶怨更深！」這是多麼哀怨的句子？同時，我們個感到「漢代奇女子」是頂絕的風流兒，但也是頂絕的「薄倖兒」；悲怨奇塚，上開雙鏡，一些天香國色的文物，都輕巧的把牠們搬運了！

「昭君」在中國文人的筆下，的是了不得的人兒；同時，歐西和日本的畫報，也衝動了很大的趣味。法國斯伊爾有一「昭君的集錦」(且編曲為有譯本)，日本的小林太郎，中野田漢等作家，都不斷有片段的考叙，不過，這些考述，究不及中國詩和曲裡面的記敘的透徹及真摯！

關於吟咏昭君的，自晉以後，便特別的盛行，一般騷人墨客，都寫這位「漢代佳麗」(班固兩淮)壽命可憐的「妃子」(蘇東坡)，也因這般詩人，本來慣於大膽小怪的作筆，況又有這種大好的題目呢！

石崇的昭君歌，可說是昭君詩的第一篇東西，也正像白太仙長恨歌一樣，形容得很透骨，但因寫字句的冗長，現在不去引證了！石崇以後，南北朝及唐代的大詩人，簡直沒有一位不曾說過她的；像沈休文的：「學丹青者巧，爭如洛陽師，千金買寶鏡，百

萬買蛾眉！」丁昭君嘆。陳伯的：「一團團一尺一垂淚有千行，彩雲承汗馬，紅袖舞秋風。」王昭君。李白的：「漢家胡地月，流影照明妃。」漢月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昭君詩。白香山：「滿庭胡沙滿胡風，胡風殺盡胡兒死，胡兒死盡胡馬老，胡馬老後無處尋。」滿庭胡沙滿胡風，胡風殺盡胡兒死，胡兒死盡胡馬老，胡馬老後無處尋。今却似畫圖中！」昭君詩。蘇軾的：「漢宮深處女幽怨，明妃欲發難離中，玉容寂寞花無主，顧影徘徊欲路隅，行行漸入胡山路，日斷征鴻人雲去，獨抱琵琶恨更深。漢宮不見空同，昭君。這詩句，若不多是「哀怨頭顱的抒寫，尤以太白，香山，少遊三百，簡直是盡說愛妃的吟在！

此外，最有趣味的記敘，要算「漢宮」了。昭君曲是由詩和詞直接變化來的東西，所以，這裡我們先引二段詞來看：

「漢宮半出楊柳，關月冷沙塵。能香幾處春蔥，一曲哀絃漫語，君恩厚，空憐金雁，前帳飄香花落，丹青自是無情，不盡當時語！」周鼎香在「大詞」。

「一夢西山雲雨，日斷心魂何處？天外白雲城，幾多恨！漫記羅蘭句，衣上粉痕，淚水一分

力，而浸潤出豬肉裡的豐腴滋味。他寫詩道：「慢煮火，少清水，火候足時，雖白美！」就是指示蒸肉的法門。如美國人所愛吃的中國菜，叫作「炒麵餅」(Chop Suey)是清朝大臣治家李鴻章應美國時所特別，其實不過是一種豬肉，肝臟，雞肉，蔬菜等的雜拌菜，讓外人看熱鬧的意思，不能算精美的上品。又如清代的書家王坤，在他退隱的時候，居然設立一飯館，而自當主人，他所獨具的菜名曰「王大人菜」是以黃瓜，白梨，山查糕，三物切碎，加糖醋而拌成，別有風味。又如趙日負盛名的畫師張大千先生，他亦是喜歡烹調的，對於煎魚煮牛肉有自出心裁的絕法。若是家中來客，帶着吃飯，當他高興的工夫，就把長服脫掉，瀟灑的進廚房，代替庖人的位職，「試巧妙的手腕，這是很有風趣的傳說。中國人會施用種種的手法去提煉出菜餚的風味，煎，炸，燻，蒸，燻，燻，燻，各有不同；而菜餚的味兒，亦復互為參差，其結果欲要合季節的條件就成功了。據林語堂先生所說中國人以吃為快樂的享受，以吃為第二天性，以吃為信仰的宗教而論，是誇大點，可是亦不無理由。他又說中國人的吃與外國人的吃不同之處，是中國人注重頭路那菜咀嚼時所發生的愉快之感，和那調味所有的混合滋味，此就非中國人不能道出了。中國人常說一個好廚子是其備着「五味神」的，所謂「五味神」是個神秘的東西，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大約五味神也是近乎「維納斯」的一種美神，這也是東方精神文明的遺產吧？到底李笠翁是個懂得「味之美」的行家，他主張飲食之道，肉之美不如蔬之美，因為素的菜蔬，其味漸趨於自然。並且吃肥膩的肉食，容易生病，人由飲食太精，嗜慾過度而短壽的很多。反之，淡泊的素食適合衛生，俗說：「腸胃日出則長日人」真有至理，從現今科學家的研究，食物的重要功用是在補充我們體內精力的消耗，食物猶如爐中的煤炭一般，他燃燒，便能供給我們動作上的體溫與能力，所以選用食物應該注意牠的營養價值，精美的食品，不見得即有豐厚的滋養料；而粗澀寡味的東西，未嘗不含有很有益的營養素，假如中國人祇是推究味之美，對食物無正確的見解，那便使永墜於神祕的謬誤中，那樣僅僅巴結官能的享樂，恐怕亦不是屬於味美的舉動，而缺少智慧之光吧！



破家

王代目

今晚，有一個這樣好的月色。

走出中央公園的園門，月光照著我們一對紅撲撲的臉。我們辨不清臉上的顏色，究竟是欣幸，是羞慚！

自己不知道，自己為甚麼要喝許多酒，雖然我一向明白，女人喝酒是一種不大體面的事。

第一件使我奇怪的，嘉生居然有著那麼一個家調的酒量，或者是為了今天特別興奮，其實，我却找不出可興奮的理由。

嘉生屢次提起往事，北海的殘舟，西山的紅葉，路上的密談，他又不住把信裡值得紀念，值得咀嚼的句子，一句一句念給我聽，然而，我對那如網往事，一直想不起多少，並且，他的話到我的耳朵裏，也好像沒有任何感觸，是的，我是個失掉了感情的女人。

北京的街道，雖不在偏僻的地方，可是過了晚上十一點鐘，便沒有甚麼閒人來往，人力車夫倚着車箱，尋他夢中的溫暖，警察緊

抱着那根短棒，立在樹心，呆望路旁一盞盞暗淡的街燈出神，由中央公園往西的，府前街，是安靜得如此死沉沉。

他用他溫暖的手，握着我的手，我的手有些發顫。

「你冷嗎？連一件外套都不穿。」

「不，我不要穿那種沉重的東西在身上。」我口裡這樣說，心裡不禁想到：那個沉重的東西，早換成一紙當票！

沉重的脚步，踏在馬路上，皮鞋兵兵響得心亂，我讓他在便道的樹林裡走。

我們的一雙影子，夾在樹影裏中，像魚游河心，穿過一片一片水草。

他握着我，不該當他沒在北京的時候，竟和森林結婚，我覺得那時自己已有出嫁的必要，要嫁便應該嫁給森林，森林是這樣一個忠實的男子。

森林不是一個有錢的人，每月只能掙到手裡三十元錢，婚前是如此，婚後依然如此，婚後他對我的幫助很大，精神上，物質上，我都受到實惠，有一次，替我辦一件事，險些坐牢，一切一切，我沒有法子報答他，我只有把全身獻給他。

他的工作很忙，六天要很晚很晚才能回家，有時他回家來，我已經睡覺，第二天早晨，我醒來一看，他卻早就走了。公司事情頂忙的時候，甚至兩三天不回家；嘉生為了我的寂寞感，然而，我却沒有這樣想過甚麼。

嘉生自道着他最近的發展，每月所得，至少要有三百塊錢，趕上分紅利，更可以增多幾十元，他說：「我逐年奔馳，天南地北，甚麼都不缺少，我只缺少一個家，可愛的家！」

我沒有話可答，更想不出甚麼話好，我只仰頭望着天，天上一顆星星很快的落在看不見的那邊。

舉出許多例子，證明男子在結婚以後，肩上的分量，一天比一天加重，帶累得孩子都會掙不起來；女子在結婚以後，並不像文學家筆下那麽曼妙，那麽美滿，而嘉生只是不相信，笑了兩聲他自己懂的笑。

其實，一個人活在世上，還有甚麼「了不得」，男的為着生計在外面跑，女的為着持家，為着孩子，男女都累得白髮斑斑，老了，死了，也就完了；一切「人生觀」如何如何，全是說起來動聽，細細研究研究，不過「生」，「老」，「病」，「死」而已。

嘉生一百個不愛聽：「不，我不曉得你怎麼改變得這樣快，你以前對於人生，不是如此淡淡，現在却變成一個趨然派了！這也不怪你自己，黑暗的環境，你在裡面生活久了，使你不懂得甚麼是光明，好像光明對你是沒有益處的東西，然而，你要尋求光明的時候，你便知道光明正在找家，他一聲說話，一邊像是喘息。

緊，握住我的手，我的手發顫。

忽然一輛汽車由北面一條街駛過，向東一轉，雪亮的電燈，照著我們的臉，我覺得兩眼一陣難受。

「在黑暗的環境裡，待久了，忽然遇著光明，只能讓我發瘋，除去發瘋以外，我簡直沒有一點別的感覺！」

嘉生聽了我這話，只是默默不語。

走過西長安街，路旁一個打盹的人力車夫被我們的脚步驚醒，揉了揉眼睛，問我們：「要車不要？」

饅·麪·黃

小的時候，在陰曆十二月正月間，常吃的一種用黃米製成豆筋的饅，就是「黃饅」。那時候，張媽的家境還很好，婆婆丈夫種地，兒子們住在一所村房裡；雖然房子外頭就是大場院，院的西北角堆積着樹枝乾柴，房子也只有南北兩間的五六間矮房，但却是完全用磚瓦蓋的。在他們那個偏僻的村子裡，能住全磚瓦房的人家，已經不是貧寒的人家了。張媽的家裡又畜養着十幾隻雞，三四隻小羊，和一條肥碩的黃狗，所以他們的家庭，可以想見是很過得來的。張媽的丈夫是一個勤子，走道一驚一跳的；但非常勤苦，從早到晚撈着脚在院地上走來走去的做活。她的弟弟我認得，一張紅紅的臉，那時候約摸二十歲上下，頭上包着雪白的手巾，腰中繫着粗厚的帶，做起活來比哥哥勤快多了；但只是寡言，沒有哥哥的那種不慌不忙的精神。張媽對我來，最耐本來是臨時幫忙的，後來我們看張媽做事，為人誠實，便和張媽商量常在我家做活，她也因為自己家裡人很多，沒有甚麼必要她做的事，便欣然答應，就在我家常住下了。

鄉間的風俗，到過年的時候都做黃饅；將近過年，或留宿度歲。貧窮人家也做得三四十個的。就好像北京的饅頭，河南的磁饅，日本的年糕一樣的意思。張媽的家，本來不是沒有力量做黃饅的，張媽們又沒有什麼

事，在收穫後的年未去家便做饅，煮豆，忙著做黃饅饅來。同時我家也是在每年的陰曆年前的時候，由張媽的丈夫給着饅子送來幾大包新鮮的黃饅。鄉間的土產物，並沒有城市中

幾生修得到梅花，常伴蛾眉譜風韻



木谷千鶴

一看到了白梅的花，我就想起那在古上春河的新曲。動女的品高氣清，容姿了。又看到紅梅的時候，就想到那在後方負責工作的日本女性的那種雄偉的姿容和心魂了。總之，要說紅梅好，不如在野山裡見三三五五開着幽香的那種野梅，較之為野而野野野野。

我是最愛好自然的花，且我最愛好的花首先就是梅花呢。

總會自然的聯想到張媽家的黃饅，彷彿這黃饅和一年一有極密切的關係，永遠也不能分開似的。

在我十五歲那年，張媽的婆婆死了。第二年春人，她的弟弟帶着女人，孩子，上山車去了；張媽的家裡，只剩下她的丈夫和兩個女兒。田和房子也還有，可是總沒有從前興致了。從此以後，我們就沒有再吃到黃饅的滋味。

近幾年來，讀書做事，孩兒時候的影兒似乎早已淡去，黃饅在我的意識裡也不大存在了。然而，決沒想到我在這兒又領略到孩兒時黃饅的風味了。

前兩天我的朋友上野小姐送了我一小包黃饅，說是家鄉自做的。我打開來看，却是那極其久遠的黃饅一樣的東西。那時不單是黃饅，而且把前年的夢又清楚的喚回了。據說這是日本的黃饅，在日本也只有關東才有，城市中的人是很少吃過的，這也是覺得佳的事實，我在日本將近三歲了，這還是第一次看見。一般人常吃的當然是年糕。在日本吃年糕的節季較多，用年糕的場合更多，年糕的種類更多。比仿加蝦米，芝麻，豆子，紫菜等等各種各樣，其味不同。我自來到日本，第一最感中意的食品，莫過於年糕，而吃得最多的也就是年糕了。黃饅雖以老饅沒有見過，但那種被稱為「草餅」的年糕，用一種草性植物合餡做成的，却是常吃的；不過我從來沒想到孩兒時珍視的黃饅。

中日名人家庭訪問記

滿門貴顯喜氣洋溢

青年宰相的近衛公家

東京日新聞 中山善三郎



右為近衛公，左為其夫人

身任非常時局的近衛首相，自從離開水田町自邸遷移進區西田町的別墅外莊居住以來，已經有一年了。此莊外莊初設是單供近衛首相的住宅，但近衛首相後來已完全喜歡居住在這外莊。現在近衛公家早已預備欲在這外莊迎過其克己的正月新春。是什麼原因使近衛首相喜歡住在這所外莊呢？原來水田町的本邸地雖也是很閑靜，且位置正是在東京的中央，可以說地點很好的地方。但只因近衛首相本來其健康不甚健康，須在郊外找尋清靜的適當之適合作療養。蓋近衛首相非常時大局的宰相，其第一是要有健康的身體。

所以應有求空氣清靜閑靜的地方的必要。正巧，因最近逝世的前首相

帝大教授入澤達吉博士，先而在杉並區西田町有建造了一所新宅，極盡精情精美。自中日事變發生後近衛首相時常到入澤博士的家裡遊訪。近衛首相一看到入澤博士的這所精美的房屋之後，亦就完全讚歎，便決定謀建。不談的不堪的廢墟了。入澤博士亦深能領悟近衛首相的心意，也就不得不表示，倘若看中意就給與居住吧。的好意。遂將住慣十年的這所家宅誠心的讓給近衛首相了。因此入澤博士現在獨居新宅，成純自莊式的家宅而住。

近衛首相每到水田町此邸舍時，其清高的沉思其建設東亞和平之道。他買到此莊之後，立即到西田町公宅，求其代建此莊。其後西田町公宅代為命名做外莊。自此以後，則別莊就稱為外莊了。近衛首相，搬入此別墅居住，即如精心考慮感覺舒服，幾乎全不想回到水田町的本邸，並想在這別墅居住了。費盡許多心思極其精美建造起來的這所房屋，是要特別的打掃乾淨。千代子夫人以及長男擔任首相從事的公子之任務，使其住在水田町的本邸，也就免不自由。因此遂一建這這莊外莊居住。內助等極高的千代子夫人，現

「嘉生，天已經不早，你可以開車回去，我也要趕緊回家。」

「你總忘不了你的家，家，家，說得那麼響亮！」他很高興地說。

「我不去理會這句話，叫這一輛人力車，去聽見有人喚，三步併作兩步跑過來。」

嘉生本不願開車，可是車夫已經過來，又不能當面車夫和我說甚麼，只好坐車，又替我僱了一輛。

兩輛車一齊往西走。

「我們哪天再見一面？」嘉生由車上回頭道。

「你哪天走，我到車站去送你。」

「我……」

「我想，你在北京住着，沒有意思，我也沒有法子引起你的高興，我想，我想你還是離開這裡好！」我覺得我這是良心話，並不是冷淡。

「可是，我甚麼時候回來？」

「我希望你將來能寄一張粉紅色的帖子回來，上面印着你和一個賢慧的女人結婚，在某麼日子，甚麼時候，那個時候，我必寄給你一件是值得紀念的禮物。」

嘉生像是有千百句話，却不好出口，僅僅說出「好好」兩個字。

車走到西單牌樓，他的車向南，我的車向北，在轉彎的時候，是那樣迅速，迅速得太無情。

再回首南望，嘉生原來也正向這邊看着我。

「再會！」我搖了搖手。

嘉生舉着帽子：「好好！」

影子被黑暗吞進去，看不見一點，我便又轉身向北。

北面，高高懸着七星北斗。

我清涼，我不知我自己為甚麼要如此，為甚麼要把一個嘉生掛於千里之外，為甚麼又要回那個家？

那個家：三間狹窄的廚房，永遠不見到太陽，永遠是陰森森的；傢俱沒有好傢俱，兒子缺了。是親，是姑，是這冷的大，單神沒有一個可以取暖的火腿，小爐子一點也不暖，七馬，晚上想補一補衣服，在屋裡也要穿上大棉袍……

這一輩子，我這一輩子，在這破家裡，想其進步，講其幸福，受罪要一直受到老，是的！

這或者是命運，可是我記得在小的時候，媽，求人家給我批過八字，我的八字挺好挺好，「挺好」總是莫明其妙的事！

北面，高高懸着七星北斗。

忽然聽見身後有嗚呼聲，回頭看了看，一個小孩子拉着我的車，再細細去留神，拉車的水夫是一個鬍子，一些臉的老頭兒。

「後面的小孩，是你家大人？」

「那是我的小子，」車夫喘着氣。

「他怎麼跟着呢？」

「沒有法子，」車夫喘着氣：「孩子他媽是瘋子，整天做不了事，只會惹禍，您可不知道，一個人，如果沒有一個好媳婦，這人一家子也活不起來。」

是的，您可不知道！」像刺在心上的一針

「一個女人，嫁了一個男的，她要認命，她要忍耐，胡思亂想，擠出瘋病，落得男的拉車，兒子跟在車後跑，跑不動也要跟着！」

車夫一邊跑，一邊喘氣，那孩子在我身後也喘，一雙骨節抖。

拉到我的家門，車夫放下車把，我將身上零錢，多給了他一角錢的。

蓋二嫂向來睡覺晚，替我開了門以後，驚訝的看了我一眼，如果是在白晝，她一定看出我那張羞紅的臉色。

「誰那張羞紅的臉色？」

「誰那張羞紅的臉色？」

「誰那張羞紅的臉色？」

「誰那張羞紅的臉色？」

「誰那張羞紅的臉色？」

「誰那張羞紅的臉色？」

「誰那張羞紅的臉色？」

「誰那張羞紅的臉色？」

「誰那張羞紅的臉色？」

「誰那張羞紅的臉色？」

「誰那張羞紅的臉色？」

「誰那張羞紅的臉色？」

解頭錄

兩人討論其後無異其名字

甲：倘若我有一百萬元，我一定名其為金錢。

乙：什麼？

甲：金錢。

乙：那你的名字去說說了，不是嗎？

甲：是嗎？那麼，你把他比金錢更貴的東西告訴我。

美航空界的活躍

定期航線優秀機四百架 大西洋航線亦將實現

據在十年前，美國的飛機大半只限用於作載運郵件物，極少者亦只兩三個人或五個。至一九二一年，林白氏橫跨大西洋，指出世界記錄以來，在航空界給予以大衝動，並一躍而為政府時代轉向於航空時代。

由此，一九二八年時美國有四百架三十一種航空器，二百二十五架的旅客機，熱鬧的飛翔。但是這個時候，還是很幼弱的，其機器只裝置單一發動機，一年的飛行不過只飛一〇六七萬公里而已。且只限在白大飛行，及避開危險的天氣，所以普通遇若惡天氣的時候，乘客就不得不降下來再另找特別快車的情況了。且座席都是黃金製的堅硬椅子，很不舒服，防盜防禦的設備也全沒有，飛機在每度長數百公里時，就須降落來加汽油，高度只飛至一千英尺(約三百英尺)之間，是很容易視地面上的起伏所發生的亂氣波洩漏的。若飛越山嶺時就不得不費費勇氣飛上四千英尺，且此種高飛的飛行，特稱為「路上飛行」。

做這不容易了。

可是十年後的今日，面目完全改觀一新，有二十一家航空公司，開定期航線。裝設複雜發動機的飛機，有八八架現在活躍着。去年的飛機全部距離為七六、九九六、六三公里，載運一、二六七、五八〇人的旅客。危險率在去一、二八年的飛行九四五、四七六公里之距離發生旅客一人之不幸，而在去年則飛行九四五、四一四、三〇一公里之距離才發生一人的不幸，安全率已呈大大為增加之趨勢。

又從去年起開始夜間飛行，完全與白天的飛行一樣，夜間飛行的全距離也快要逼近白天的飛行距離。航空機之所以能修這樣的發展，是由於旅客在機上的安全感和快樂感，所以在今日機上的設備增加完備，得以修正以前，在做進步中可繼續飛行的飛行。這現有一個旅客的願望，就是從前而後橫跨大陸，須要三十三個機場和四百萬元的，在今日若搭乘飛機則只需C.S.型的只需十五個機場和一百五十萬元就可以到達了。

從前橫跨在那些孤島中島之一角向

連安南至倫敦距離之二百公里的航空線飛行的一項小公司，現在竟一變成爲汎美航空公司，在美洲聯合美國與四十七國及殖民地取進路，長四百五三、〇〇〇公里，東至大西洋太平洋及加利比海。

去年夏末爲實現與歐洲間定期航線，有舉行過北大西洋試驗飛行。試飛員重疊在危險之極來實現大西洋

東亞唯一的一

關門大隧道積極開鑿

下關海底已掘進百米

日本爲完成本州九州間關門交通起見，特於三年前在下關和門司之間，跨海開鑿東亞唯一的一關門海峽隧道，中間雖曾歷經過多少艱難，但現在積極開鑿進本中區。現在下關方面掘進海底深達百米，隧道直徑高達七、二〇米；門司方面，利用日本土木學界初次試用的防護物和軍用空氣所用之工程法，建設的防護物之結構亦已定成，最近地中大樑防式物即可組成，重開大樑海底的工程將更有積極的發展！

此外，爲懸懸鐵道的預備和地質調查起見，特在隧道的下部約十一米的地方，開鑿高二、七〇米的小隧道試驗開鑿法；門司方面掘進海底三百

飛行，而特舉行橫斷大西洋快線的聖伯恩(St. Bern)三、四的大飛行。一國民間的航空，亦在加利福尼亞試運坐四十二人的運輸機斯伯恩。若以這種的情況進行，即在不久的將來，美國歐洲間，必能實現定期的聯合定期飛行。在大西洋的上空當可以聽到高鳴的推進機的爆炸吧！

八十米，下關方面掘進海底下新層暫時停止，但已掘進四百米。

利用滑飛機 研究無聲爆炸機

無聲爆炸機，是現代航空界最理想的。這種理想更進一步的說明，最近已由德國發表，據其內容係用最大型運輸機現置四架五架滑飛機而組成，滑飛機並分別裝入適當數目的炸藥，最初由一五五五五的士空，及在德國領空，再想開行機，然後進行機體滑飛機都滑炸藥，最後置滑飛機可飛十英里，所以連日月的說，這可感，爲與本國，如若是國強或動則能與世界安全中興了。

青年本服征 自然自服征

在三千八百米的富士絕頂 冒零下廿四度余的酷寒中

研究航空醫學 觀測高層氣象



(富士山頂上的氣象觀測所)

陽歷十二月中的富士山頂上的氣溫，最低爲零下二十四度八分，通常平均約在零度下十五度上下。風速每日都在二三十米，和下半的夏季颯來的暴風雨一樣的強烈。然而在這個危險的山頂上，現在有好多的青年學徒，在那裡作全世界注視的研究工作。一爲在中央氣象台的高層氣象觀測所，製作大氣圈的氣象報告，一爲

作陸軍的航空醫學研究。前者已自七年前就開始，後者在今年方開始。航空醫學研究所是在今夏開設的。在舉行開所式時，陸軍省陸務局長小泉軍醫中將說，機器發達已令人可驚的，像航研機，現在已有造出可飛至數十個鐘頭的機器，但是我們人類，有沒有能够坐在機上，忍耐十數十個鐘頭的可能性嗎？本所是以調查

由於氣態的變化之身體的異狀。發妻創立該研究所之目的，是在對於進步的機器科學，人類的精神力與體力，能够忍耐到什麼程度，並且有沒有什麼辦法呢？加以試驗研究了。就是對於此次事變發覺者，武勳的巨膽之技術，體力，精神力等再加以進一步的醫學上研究，俾進出於養成將來無敵巨將了。

在三千七百七十六米的山頂，其空

動物的壽命

動物的壽命好像是一個不可破的自然律，凡是生物率越大的動物，壽命就越短。如果用算術之兩語來說，那也就是動物之生率率與其壽命成反比例。茲將家畜獸類，及常見鳥類之最大壽命列下：

牛	三十年	馬	三十年
家猪	十五年	狗	十五年
羊	十五年	兔	十年
鼠	四年	鴿	八年
鴿	十二年	雁	二十五年
金翅雀	廿五年	鷹	二十五年

氣是很稀薄，其風速氣溫及其他的條件，突然在機上研究一樣的，所以才在分出山頂上作此研究。

研究所的軍醫，則以一個月至兩個月之期互相交代。受試驗的人員都是自身自動的出來志願，爲科學日本軍醫的青年，其堅志莫不覺悟要作出一氣間的奮鬥山頂試探，給世人看的勇氣。當任人及苦力的人們，即以三個月至五個月爲交代之期。在那風力繼續吹的不停時，則食物(糖果類)一個月地，一次也不能開口吃的，那常常有了。食物是要相當的費苦心，飲料水即由冰凍或雪採取，這本來是時常地，可是因爲這消解而凍凍，所以若是要這消解的日子，是顯得很不得了，極要總動員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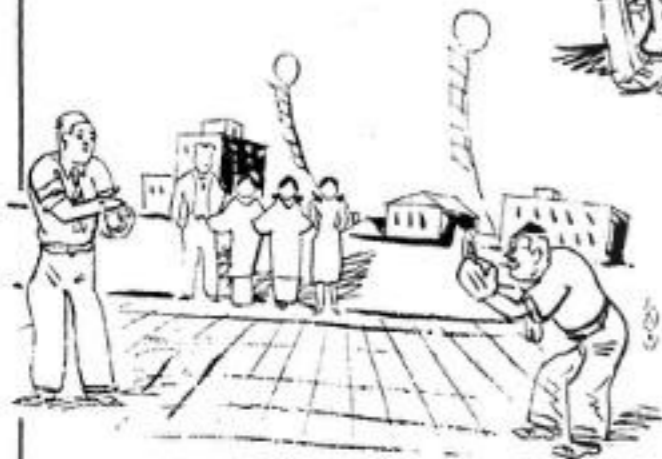
建築物，雖有建造能感風阻百米的烈風，但因爲工作都是苦寒的爲多，所以危險性也就很大。最初的就是打雷了，雖有裝上避雷的設備，但最近處的雷聲，是會給，同害怕的。

又觀測所住的有雲上的苦，就是要在最高峰的雷聲轟轟的轟轟的轟轟，作打雷而來的雷風度工作了。其連夜調查雷聲的工作呢。

據這樣，第一，該科學的功勞，就是非同小可。且支援他們，而在後方取運的苦力們，其苦，也是格外艱苦，其苦勞的志願精神，就是令人起敬而嘉許的呢。

光風海瀛

• 作鈞部池 •



右：水路上發生浩劫的顛末。
 中：工人們的同情地獄。
 下：四海為家的船民。
 左：公司職員的午門酒席（在屋頂上之一瞥）。
 下：田賦中的農家去結。

務義與婚結

老媽對本
 來的女婿
 說：「你
 帶仔細地
 想，我們
 一家是大
 小十一口
 呀！」
 孔治作。



夫又的我！生先警籍戶...女
 ！！家所有沒年八屋已
 • 作建英 •



張：「你知道隔壁的那個女學生，三天沒回家了嗎？」
 王：聽說和一個學生請自縊呢！」
 • 林同作 •



高彌之仰

• 作因時 •



• 都出與安於教與不平的兒帶門。
 • 何福君范寫 •



一碗碗飯過來，一見周氏，冒然闖進內院，大喝一聲，好似猛虎，撲了過去，先向素美打了一掌，那手中一碗稀粥，撒了好些地下，素美給他打痛，哇一聲大哭起來，那胖子指着素美衣襟道：「你好大膽，敢跑到這裏來？」這聲一吵，好多僕婦，都趕出來，昨天那個李媽一看，見是周氏，忙道：「她是太太叫她的。」那胖子見李媽又出來干預，便道：「放了鹹進來，偷了東西，我可不管呀！」

李媽道：「你別瞎說，誰是鹹呀？」說着搶到跟前，拉着周氏的手道：「你進去，太太早起來了！」周氏先把素美喝住，不許她哭，擦乾眼淚，帶她進去，見着太太不由又哭開了。費太太道：「不要如此，你這樣一來，我覺着過不了！」周氏道：「我的事，費老爺已替我提過沒有？」費太太聽了，眉頭蹙了一蹙，很不好答應，因為昨天周氏走了，費太太給步青埋怨一頓，說費太太不要管閑事，費太太只說能救一個人，也是一宗功德，步青大發牢騷，說要照給這樣辦，只怕費家要弄走了，我們倒惹苦，只能辦到把英民救上，安置在醫院，責任便完了，那許多閑事？這事我不管，以後再不許管。費太太回來是服從丈夫的，給周氏一埋怨，那敢再說甚麼？今天見着周氏，兩心相印，而力不足，要想拯救她女兒，自己苦沒這力量，又不便把昨天步青說的話，告訴周氏，叫她失望，緊縮着眉頭，好一會，才道：「費老爺說，第一條須找介紹人，這是介紹人負責任，還有條須把李司令的名字，打聽出來，外面姓李的當司令還多得很，那能找人問去？」周氏道：「費老爺，是官上的人，都不知道，我更是不知道，我向那裏打聽去？」

費太太道：「誰可以到做館打聽，他不能不知道，曉得說他的介紹人，姓周，也是在做館，他當然也知道呀！你先去打聽明白了，再來告訴我，最要緊的，還是你那個介紹人，你要緊追他。」周氏見說，知道今天又不能把素芳救出，含着滿臉淚道：「那末，我只有先去找介紹人。」費太太道：「是的！」周氏到了外邊，想，韓奶奶很刁皮的，向她打聽，她未必肯說，不知到做館還向家櫃打聽，他不能不說，他對這事有相當責任，當下由家櫃出來，帶了素美一送趕到忠信樓，要見家櫃，樓櫃上說：家櫃沒有來，要接韓奶奶，韓說回去了，還沒有來，向櫃上打聽，那位李司令叫什麼名字？據說大家只喊他李司令，他什麼名字，也說不清的。

周氏白跑一趟，不得一點結果，一想，只有趕回家去問韓奶奶，於是山城外再趕到家裏，向韓奶奶屋裏一看，屋內沒人，東西也掃得精光，大吃一驚，再向院裏打聽，據說下鄉去了。(第四期內李司令名字及司令更詳)



讀者之聲

中日的關係，已隨時勢之變遷，由理論而漸趨實際化，毛河相連天氏言：「中日當結成一體不分之友，及王子惠氏主張：「中日應作一個生存，」已大有由合作而漸趨一體之傾向，可見中日由雙方對當局之領導，能來危險密切！本來，人是感情動物，兩個人好到極處可成爲對時的莫逆之友，兩個民族好到極處，就不能成莫逆之友嗎？不過兩個朋友，可以爲這一輩子，但不保證得使他們的子孫孫孫，也能永遠一體的成爲莫逆，因此我們使兩國怎樣能永久的保持親善一節，那便感到過去若干政治家，所有對中日親善的主張，也只好適用到中日目前的問題，而不能遠謀中日永恆的大計，而感到遺憾！

但怎樣的方法，方足以促成中日兩民族的真正親善，而且永久的保持其精神的一體化呢？單就理智的開導，以及新說與論是不足以，我現在提出一個最嚴謹的辦法，就是實行中日民族聯誼！

以中日民族聯誼，來實現中日親善，其少有以下幾個優點：一 愛情可征服一切，由中日兩國聯誼的男女友誼與肉體結合，連帶影響到政治經濟文化的結合，自然的會促成兩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的一體化。

二 所生的愛之結晶，子女，他的「愛」與「肉」爲中日兩國所賜予的本身，使已將中日兩國混成一個，他即是可代表中日真正合一後的那個國家的一分子了。

三 由中日聯誼，而促成的中日親善與合一，可確保兩青年代而俱進，感而應而爲實在。

四 以此方式達成兩國一體化之目的，可免在過程中有合併與亡國之誤解。

五 幾個當前的例子：已故陳雙生氏，其母爲日本人，同時他即最主張中日親善最力者，現在的如方宗憲氏及魯學校長王石之氏其夫人均爲日本人，所以他們也全是一向主張中日親善者，因爲中日的互親，無論怎樣遲緩，對他們全是痛苦的。

由肉內的合一來達成兩國親善的目的，不是最爲急的嗎！何況自古已有許多利用肉體來促進親善的先例呢，此不過是極而大之而已。

讀者趙景

◆ 筆者介紹 ◆



夏孟剛先生 號稼陵 生，江蘇南京人，四十二歲，性沈默恬淡，酷嗜文學，尤致力於小說。曾任蘇門新報編輯，天津大公報，北京京報，北新報，新北京報特約撰述。發表散文劇本及小說甚多。其小說創作有「凡人」，「平凡英雄」等。其小說已出版者有「寂寞之友」，「陳腐」二種。文章流麗，思致新穎，頗受讀者讚許。



江馬精先生 號卓韻 人，現年五十歲。編自編英文，法文及文學等，二十二歲時曾在早稻田文學部上發表論文「酒」。自入文壇以來，專從事於著述及創作。其主要



木谷千種女士 本名英，大阪市人，現年四十四歲。年少有志於詩，曾與東京，井田田，藤岡及菊池等爲詩友。今已成爲關西四秀詩家。

王仲明先生 河北人，精於國學，書法亦工，歷任小日報編輯及政府編輯，並在北京與馮文光等創辦文藝刊物，頗有聲名。性樸誠，諳於言，不善交際，致使懷才難展，年未半百，而髮禿光，而髮蒼蒼，負家累重，有以救之也。



池部勲先生 東京市人，現年五十三歲。一九〇九年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建築科，曾在國民新聞社，大阪日日新聞社服務。其師有名建築家，兼漫畫大家。曾數次入選於文藝及帝制，現任日本會會員及日本漫畫會會員。



木村新光先生 本名健吉，京都市人，現年四十四歲，京都繪畫專門學校畢業後，即升編畫月爲師，鑽研日本畫，曾在帝展當選數次。係浮世繪之大家。

恭賀
年釐

大阪每日新聞社
華文每日編輯同人鞠躬

苦林牙粉



苦林牙膏

總製造批發 大阪純美商會
總經銷 天奉 會社 苦林公司

禍從口出病從口入先事預防者每能消患于無形齒之關係健康何殊於此然預防爲何惟保潔保潔

爲何惟苦林牙粉落此牙粉所以異衆而利齒者慎選原料謹嚴配製殺菌防蛀清涼芬芳耳